

德音雅樂 中西合璧 眾音樂專家稱頌

(明慧記者鄭海山撰稿) 神韻紐約藝術團主演的聖誕晚會，自二零零七年十八日至今，已連續上演了十場，越來越多的東西方觀眾被一流的編導，水準超群的製作班底，精彩非凡的演出所折服，同時也為節目中表現出的純真、純善、純美的境界所感動。能夠達到這樣的藝術效果，是與神韻藝術團的中西合璧的原創音樂和舞蹈完美結合、以及樂隊現場伴奏分不開的。

德音雅樂

音樂博士Alicia Zizzo是格甚溫(George Gershwin)變奏曲方面的世界級專家，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觀看完神韻藝術團演出後，她表示神韻藝術團的原創音樂富有正面能量，能淨化她身體、靈魂，她真切的感受到：她的靈魂因為聆聽了神韻的音樂而獲得淨化。她感到每個音符十分空靈，串聯在一起卻又豐富流暢，每首曲子都像在訴說著什麼，娓娓道來，



音樂博士Alicia Zizzo是格甚溫(George Gershwin)變奏曲方面的世界級專家。她表示，神韻藝術團的原創音樂富有正面能量，能淨化她身體、靈魂。

西方音樂從來沒有帶給她這種感受。

「簡單中孕育著豐富，背後有很深的內涵，一定要細細體會。」Alicia說：「西方音樂表面很輝煌，但不具變化性，東方音樂很緩，很慢，能給你足夠的時間思考，像在訴說著真實，很明顯是西方音樂無法達到的。」她還說：「文化，簡而言之，就是一種非常震撼、能打動人心的簡單力量，因為簡單，所以沒有雜質，能穿透人心。」

Alicia Zizzo 博士的感受在觀看完神韻藝術團聖誕晚會的觀眾中是非常普遍的。

紐約音樂家尚農·泰勒(Shannon Taylor)表示，晚會非常精彩，大幕一拉開就是一幅完美畫面，緊緊的抓住了我的心。

紐約音樂家尚農·泰勒(Shannon Taylor)在看完十九日的聖誕晚會後接受採訪時表示，現場伴奏的效果一流，音樂很優美，和節目渾然一體，給晚會增加了很真實自然的效果。

世界頂級小提琴家埃立克·沙姆斯基(Eric Shumsky)，於十二月二十日晚看完聖誕晚會後說：「你知道嗎？我也是一名指揮。這位樂隊(神韻藝術團樂隊)指揮經驗豐富，並且在指揮中充滿情感。而且這個樂隊裡有各種各樣的人才。」他感歎的說，「我參加過很多很多場音樂會，今天的演出獨一無二。這些演奏表達直接，而且受到很好的指導。」

中西方樂器的完美結合

在神韻藝術團樂隊中，以西方的管弦樂器為基礎，同時還納入了中國的傳統樂器，如二胡、

古箏、琵琶、竹笛、唢呐等。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授、心理醫生羅德里·克高尼(Roderic Gorney)也是作家和音樂家。他在觀看紐約聖誕晚會時說，他為現場神韻藝術團樂隊叫絕；他聽到樂隊中有一種獨特的音色，是在西方樂器中不存在的。

紐約音樂家尚農·泰勒(Shannon Taylor)對此感到驚嘆：東方和西方的音樂和樂器都很美，各有其特色。將東西方樂器合併在一起，是一個很智慧的嚐試。既能發揮西洋管弦樂的特點又能讓人感受到中國的藝術特色，感到一種和諧之美。

在觀看神韻藝術團新年晚會的過程中，許多觀眾或欣喜，或悲傷；或凝重，或愉快；或



紐約音樂家尚農·泰勒(Shannon Taylor)表示，晚會非常精彩，大幕一拉開就是一幅完美畫面，緊緊的抓住了我的心。

沉思，或感慨；或會心微笑、或潸然淚下、或充滿敬意的雙手合十。有觀眾輕輕的隨著台上的節

目而舞動，也有觀眾感動落淚至演出結束……這種毫無掩飾的情感表達和心靈迴響，印證了「燦爛文明自天來，禮樂文化展神韻」的感人力量。

作曲家談感受

在被問道為什麼神韻藝術團的音樂有如此的力量時，神韻藝術團的作曲家之一的玄同表示，這是和作曲者和演奏者自身的修為很有關係的。「因為我們都是按著『真、善、忍』的標準來修煉自己，隨著思想境界上的昇華，藝術上的昇華是自然而然的，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觀眾感到我們的音樂是純正、乾淨的，而且是純善、純美的。」

玄同說：「和聲、配器都可以通過專業學習而學到，而音樂中的靈魂—旋律中的神韻卻是通過技術上的學習學不到的，需要很多靈感。她說，自己在法輪大法的修煉中獲得了許多創作上的靈感。以《善念結佛緣》中的音樂為例，玄同介紹了創作思路：當兩個身著奇裝異服的青年出現時，音樂是刺激、不和諧的搖滾音樂，而當他們靜靜的觀看廟裡的佛像時，音樂變成了乾淨、平和、舒緩的佛家音樂風格。這種對比其實也是現代人類社會和純淨美好的佛國世界的對比。這種對比能啟發人的本性，找到真正的自己。」

陳汝棠：音樂與舞蹈完美結合

之所以能夠達到音樂與舞蹈渾然一體的藝術效果，神韻藝術團樂隊的指揮，著名音樂家陳汝棠先生說：「我們不是在演奏交響樂，而是為舞蹈配樂，所以如

何配合舞蹈情緒，演員的表演，起承轉合，都要求指揮能配合得恰到好處，才能使音樂舞蹈不脫節。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必須要把三十幾個節目的譜子全都背下來，這樣在指揮樂隊的時候才能兼顧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指揮的時候，完全根據舞蹈演員表演的舒服，心裏想著演員在跳，音樂律動也跟著跳進去，把樂隊想像在裡面，讓演員跳的舒服，讓音樂符合表演的需要。」

東方的旋律 西方的和聲

玄同女士說，中國音樂最大的特點就是旋律極其豐富，變化無窮，各地區、各民族、各個歷史時期，民間的，宮廷的，方方面面實在是太豐富了，非常有特色。同時，中國音樂的節奏也非常豐富，有許多特定的節奏型，有些是有象徵意義的，這一點在聖誕晚會節目《萬王下世》和展現中華男子陽剛之氣的《大唐鼓吏》中豐富變換的鼓點節奏中就可見一斑。

玄同還介紹說，西方音樂通過功能和聲的使用，可以展現很大的氣勢；而中國音樂多使用色彩性和聲，強調音色的變化，不同調式的對比，不同形態旋律線條的組合，從中體現流動感和韻味。兩種音樂體系各有所長。中國音樂在演奏法上展現出韻味，這是和中國的神傳文化息息相關的。

此外，玄同說，神韻藝術團創作的音樂並不是把兩個音樂體系的東西生硬的湊在一起，而是把它們有機的溶合起來，把兩個體系的長處發揮出來。



◎ 醫事見聞隨筆

拔牙靈藥

七十年代末期的時候，我正在一家規模較大的醫院進修學習。一個週日，我與同宿舍的一位同事要到書店購買一些專業書籍，路經一個胡同口時，見許多人簇擁著圍在一起，於是，我們也三步並作兩步的走了過去，想弄清事情的原委。

走到眼前一看，原來這裡鋪設了一個拔牙的攤位，攤桌上鋪了一塊潔淨的白布，有幾隻「青黴素」小瓶裝著一些藥水，幾包普通棉籤，而更招眼的是桌布上密密麻麻的放著一堆拔下來的牙，齶齒、牙根、長的、短的、前牙、後牙等等，各式各樣的都有。由於與自己的專業息息相關，加之年輕好奇，我們就站在那裏仔細觀察，以挑剔和質疑的眼光，想看個究竟，看看那一堆牙他到底是怎樣「拔」下來的。

不一會，從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人說要拔牙，我趕緊擠到前面，以看明白整個操作過程及每一步具體的操作手法。只見他先行查看待要拔除的牙，然後，不打麻藥針，只是用棉籤蘸了一點瓶中的藥水，熟練的在牙周塗擦了一下，只一會功夫，再用棉籤輕輕的一撥拉，牙就乾乾淨淨的脫落了下來。患者沒有疼痛，沒

有出血，表情淡然輕鬆，沒有任何痛苦的感覺。許多人驚訝於眼前的現實，而連連稱奇，嘖嘖稱賞。

目睹這一現場操作，不少人疑慮頓消，紛紛靠前站出來，裡層外層緊緊的圍了一大圈，欣然接受這種他們看似神奇的「特殊」拔牙模式，不長時間，那桌布上就平添了一些剛剛拔下來的牙；我在現場驚異的觀察到，無論誰來拔牙，無論什麼牙，來者不拒，都一律輕鬆的給予拔除，無一意外，手法嫻熟，療效確實，令眾人讚不絕口，佩服之至。

當時看到這些，我們都深為中國傳統醫學的東西所歎服，更進一步引申了對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的思考。直到幾十年後，我有緣接觸到法輪大法後，一切才豁然開朗。師父《轉法輪》中講道：「有人講現在的藥如何如何。我說不見得，中國古代那些草藥真能藥到病除。有很多東西失傳了；有很多沒有失傳，在民間流傳著。」至此，當年所見所聞的這一切，才得以詮釋，並對此有了進一步深層的體會和理解。

記憶較深的是當時在拔牙者

稍事休息時，我們在同他交談過程中得知，以往也曾有人想以高價收買他傳統的藥物典劑，以圖謀取高額利潤，但一次次的都被他婉言謝絕了。他說，他們承傳於世的祖訓就是用以謀生餬口，濟世為人，凡事要以德行爲先，廣行善舉，斷不能以此詭詐於人，暴利於世；所以在歷代承傳上，對一個人的德行操守方面都十分考究。

由此我們推想，在我們華夏古國悠悠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進程中，有許多傳統精華的東西，之所以痛失承傳，無遺痕跡，原因固然很多，但與傳統道德的離棄和變異，是密切相關的，道德跟不上或叛天逆道，難尋有德之士繼承傳揚，許多精華瑰寶也就無從傳承後世了。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高僧修煉出奇蹟： 肉身、袈裟燒不毀

據聯合早報2007年11月25日報導，11月8日在泰國南部仁廊府挽暖區樾挽暖佛寺發生一樁令人嘖嘖稱奇之事，該寺高僧拍丘巴博頌威叻呀坤圓寂後，被火化時，屍體、袈裟都完好，不能被燒燬。(見圖)

高僧享年90歲，於10月17日圓寂。在舉行火化儀式的當晚9時，收屍老叟拿著裝滿汽油的加侖桶，把汽油淋在棺木上，然後點燃汽油，並開動風扇增大火力。大約30分鐘後，棺木及弔唁花等物在烈火中化爲灰燼，可是高僧的屍體卻絲毫未損，在場的眾人嘖嘖稱奇。見此情形，眾親信及委員

們立即下令終止火化，迅速將高僧屍體換了一套新袈裟，另裝入一付新棺木置放於大臥佛的佛堂內。廟方把高僧的舊袈裟剪成小塊分給眾信徒作爲留念。

有關得道高僧涅槃後肉身不腐和火化後留下舍利子的記載，在各國各個時代都屢見不鮮。爲什麼會有肉身不腐或不怕火燒的現象發生呢？其實在修煉過程中，人的肉身會吸取宇宙中的能量，轉化成另外空間的高能量物質，這種物質不屬於我們的時空，也就自然超越了我們這個空間時間和物質的制約。

